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奉詔錄二

宋 周必大 撰

付下蔡戡文字回奏

淳熙十一年四月一日

臣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封下蔡戡文字一件臣已
祇領來早進呈伏乞睿照

移義勝軍御筆

四月三日

兩月前聞金主巡幸欲移義勝軍赴襄陽府駐劄唐

鄧一帶用騎之地兼郭果能駕駐之金商山險非所長也今聞遺火屋宇幾盡適當此時恐或天啟之乎卿可因此擬指揮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以金商山險非用騎之地欲因義勝軍遺火令擬指揮遷來襄陽仰見聖慮闕遠因天意以修人事不勝嘆仰緣此軍今在興元路經洋金州方至襄陽恐須先計人馬數目令郭果牛僕預料屋宇之數庶幾

至者如歸蓋臣聞得因去年移荆南人馬及家累之後
寨屋殊無空隙臣今欲擬兩項指揮其一與彭杲明言
義勝軍火後難再起寨屋終慮草創襄陽營舍見欲成
令本將移屯前來仰先次開具人馬及家累數目襄陽
當議優支盤費及犒設其一諭郭果牛俱以移義勝軍之
意令其具空閒營舍若干可與安泊如合聖意容臣續
便擬進免至懇迫更取聖裁

奉御批卿謀慮深遠良用嘉實誠當先擬兩指揮付

彭杲郭果等先行計料未宜忽遽起發

繳義勝軍指揮奏

四月四日

臣恭稟聖訓擬到義勝軍指揮兩項摠領所既已支錢
今未又欲移屯即前日優恤文字竊慮未須行出其免
剋還借請却是一件恩意輒欲添入日今已是四月文
移往復便當盛夏所以用秋涼之語或未允當恭俟改
定或初六日面聽處分併取聖裁

奉御批並依劄子金字牌發

興元指揮

興元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彭杲申義勝軍將第二隊于二月一日夜遺火延燒過本將營舍草屋三百餘間已將放火之家等第支過錢引二千九百六道及支撥官錢收買合用茅草竹木差撥軍兵併工修蓋屋舍應副被火之家居住又據四川總領所申本所已將被火人每家支給錢引五道并借支請受一月分作五箇月剋還併利東路安撫司亦已支犒訖

右某月日奉聖旨義勝軍係忠義來歸之人仰彭杲更切多方存恤其總領所借請一月可特免剋還尚慮新蓋屋宇草創已令襄陽府蹈逐見成營舍候至秋涼當議優支犒設路費許同家屬移戍仍先次開具本將見管將佐人馬及各家老小數目奏聞

荆鄂都統司指揮

奉聖旨興元義勝軍皆係歸正之人忠勇可用其馬步軍共約五七百家近于二月一日本將遺火屋宇被焚

雖別行蓋造終是草創今欲令改隸荆鄂軍仰郭果同
牛僕于襄陽府蹈逐空閒寨屋同候今秋移戍仍先次
條具合行事件以聞

郭棣劄子回奏

四月五日

臣昨蒙付下郭棣奏劄準御批恐有可照應事宜施行
今具下項

一興元府屯駐義勝軍已得處分外金州濟克薩幹哩魯
等四十餘人未審候將來義勝軍起發過金州日令

一就同來襄陽惟復各項津發今合先降指揮

一郭棣乞權免起發西兵一年庶幾四川總領所不至
重疊應副錢糧今取進止

奉御批金州義勝軍一就起發西兵免起一年

問金陵統制相爭御筆

四月十六日

忘記令汝誼體究建康兩統制相爭事指揮卿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汝誼體究建康統制相爭指揮令臣奏來

臣恭稟聖訓錄在別幅伏乞睿照

錄白指揮

訪聞建康府駐劄御前左軍統制李浩遊奕軍統領
闕再興輒對副都制語言分爭全無忌憚可令趙汝
誼完實聞奏其劉光祖略不彈壓仰具析以聞

繳彭杲書草奏

臣等今擬到興元彭杲書草進呈乞賜詳覽未有穩處
恭俟聖訓或十九日別取進止

奉御筆書本甚詳備

與彭杲書草

五月十六日後殿奏事聖上令諭旨都統得來奏謂義勝軍安居已久遽然移屯恐動人心未敢彰露行遣或必欲施行即乞令赴朝廷使喚自大安軍登舟免涉沿邊山險候到荆南續指揮屯駐出處足見思慮詳審甚副間寄聖意本謂此軍並係契丹渤海哈刺昨者憤疾金人慕向本朝相率來歸委實忠義所以倍加存恤專

待他日之用近報金主遠還上京深慮向去別有事宜
知此軍每以報國為心恐緩急地遠難于調發兼蜀塞
險阻不便馳驅故移荆鄂庶展長技今秋涼尚遠猶可
商量都統明以此意詢察衆情若樂然願遷當依來奏
改行近裏水路上令就荆鄂間屯駐或衆人只欲留彼
即更審度奏聞其制置總領及金州都統司亦可就近
達此曲折恐發遲滯須具回奏遣人星夜前來別俟
處分

付下彭杲書草回奏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彭杲書草即便修寫遣行仰乞睿

照

繳趙汝誼咨目奏

五月十九日

臣適奉聖訓體究蘓諤事今欲作咨目付趙汝誼謹先
具草進呈未審當否伏乞處分

奉御批依

與趙汝誼咨目

五月十九日得旨聞蘓諤酒席間曾批雷世賢頰委總領密切體究請徑自聞奏

張國珍轉官回奏

五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御筆付下張國珍轉官指揮極為允當已遵聖訓一面施行其葛邲文字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問陳侃御筆

五月二十五日

聞淮東水寨人陳侃為章沖所窘令送安撫司根勘此係邊面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船隻

却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為章冲所窘令送
安撫司根勘事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章冲窮治鹽
城民戶陳本打造海船軍器下海與販一面結案合斷
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刑寺擬斷問因本家經
密院下狀乞移他處別勘臣以本人既是民兵首領事
關邊防難與尋常打船下海私置軍器一例行遣遂于

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部民固難沮抑而邊
防所係亦當濶畧欲移鄰郡揚州根勘仍具情犯申樞
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場當時蒙聖諭以為允當
即已行下聞鄭良嗣具曉此意勢必兩平其事只候申
到便奏知可以恕免仍給船隻今聖意若欲早了即來
早面奏再降指揮催促揚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
乞睿照

黎州馬政奏

五月 闕

日

臣適見宇文珩傳聖諭商量黎州馬政臣屢曾奏知虛恨蠻自來只就嘉州賣馬淳熙七年因黎州權守李福謙創許其就本州入中緣此引惹至今中馬不絕今來留正所奏乃蠻王自欲入城規圖擣勞非是不許其買馬宇文珩云初不知此曲折將謂元未曾許賣馬故欲量許以示羈縻臣亦告以劄下諸司指置事理珩甚以為然臣又再三思之蠻王知教閱土丁未成倫理而黎州四月開場發回西兵所以敢來嘗試今既詰問諸司

將來未必不乞開場月分依舊存留西兵以示彈壓或
恐別有長策勢須俟其回奏稟旨施行合具奏知

移書王卿月等奏

五月二十五日

臣昨聞聖諭襄陽王卿月臣亦曾詢其人雖無甚執守
然元就武舉又通文藝比之常人粗可驅使只有一事
素好下棋適運副江溥性亦嗜此往往聚會過多妨廢
職業尋常又難獨遣都統以此未免相倍頃牛僕赴任
臣曾告以少赴筵會恐軍士生心蓋謂是也若聖意別

擇人代卿月則固無說或未有人臣欲密以私書與卿月溥云時節宴會欲通人情況在邊藩尤不可闕至於非時棋飲必妨職事且費錢物唐人賦詩偶云長日惟消一局碁朝廷尚不肯付之郡寄况因此數宴飲乎得旨密令戒諭請一畝回奏如合聖意即徑遺書衆中不敢及此更取聖裁

奉御批卿宜作書戒之此非投壺雅歌之時也仍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

又欲作書與牛僕王希呂奏

五月二十七日

一臣伏準御批令臣作書戒王卿月江溥以今日非投壺雅歌之時謹遵聖訓所有令條具邊防合有措置事宜尤為急務臣更欲作一書與牛僕亦論此意如或可行別具檢進呈

一臣昨稟淮西地分未有成說固知聖明臨時自有區處但今之將帥鮮能素定規模如古之名將若不預加警策緩急恐費措縱臣意欲作書或自御前降旨與希

呂郭鈞雷世賢等問以將來或有守禦攻討其方略何如使之相度地勢精思熟講以備應變雖未必皆能盡善亦須留心措畫不敢忽畧未審聖意以為然否如或可行容臣別具檢進呈 右二事並取聖裁

奉御批並依卿作書與之

回奏

六月一日

臣伏準御批令作書與王希呂郭鈞雷世賢牛僕等問以邊防事宜容臣來日具檢進呈然後遣發伏乞睿照

繳王卿月等書草

六月二日

臣已嘗奏知擬到與王卿月王希呂等書草謹具進呈
乞賜睿覽改定付出或大意未有當容朝殿日稟旨伏
乞聖裁

奉御批並允當

王卿月江溥書草

襄漢密邇宛洛屏蔽荊州在今日最為重地金酋既遷
都將來或為傳授之計內則兄弟分爭外則豪傑競起

在我既不可不思備禦又不可不圖進取惟能自定規模乃可臨機應變所以邊防事宜切須精思熟講條具以聞又有一事帥藩宴集蓋存事體通人情理不可廢至于棋飲平時尚妨職業况今日非雅歌投壺之時乎皆得旨宣諭請一而自具目奏

牛僕同前不用棋飲却添此段

修葺義勝軍寨緣興元彭杲奏謂此軍新舊婚姻久安於彼更須詢察其情樂遷固亦未晚所以降旨別聽指

揮並希知悉

元奏作亦
恐欲知

王希呂郭鈞雷世賢

淮西屏蔽江表密邇中原在今日最為重地敵酋

同前

乃可臨機應變將來守禦攻討之策皆當精思熟講

元

奏作慮

如韓信一登將壇便謂三秦易併又趙充國請

先至金城圖上方畧其後闕半言不酬者苟非先有區

處安得成此雋功得旨以此宣諭請一面仔細回奏合

措置事件

郭鈞書中仍令
諭意梁師雄

回奏 六月三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元進王卿月等書草臣一面條寫遣
去伏乞睿照

御批付王蘭奏劄 六月

禮部侍郎王蘭奏武臣落階官人節臣檢照隆興元年
措置諸軍立功激勸內一項因戰功落階官武功大夫
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遙郡人合量功力除授遙郡承宣
使若落階官却合自正任刺史以上除授此陛下所自

定也今以作戰功之人帶遙郡而落階官者承宣即得承宣防禦即得防禦無乃太超越而與前日措置大相背戾乎若隨其所帶稍鐫等級而授之亦不失為聖恩奉御批卿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批密檢隆興初指揮奏來謹具錄在別幅同元批繳進伏乞睿照

樞密使

李彥穎文字回奏

六月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李彥穎文字一件付臣
謹已知稟十八日將上伏乞睿照

雷世賢劄子回奏

六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雷世賢奏劄臣謹
當類聚候諸處奏劄文字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王希呂劄子回奏

二十七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王希呂奏劄臣已

祇領更候郭鈞梁師雄條具到謹當逐一奏稟伏乞睿
照

審權步帥

七月五日

臣等契勘步司闕官昨日曾蒙聖諭今早未及稟旨若
召梁師雄即欲劄下張國珍且權暫掌管印聽候指揮
其中軍統制閻世雄偶以昨晚到軍聖意或令暫權即
俟處分別擬指揮進入蓋印記未有人收不容少緩伏
取進止

奉御批可召梁師雄令張國珍暫權

論除鎮江都統

臣近者恭聆聖訓程安道在鎮江勢已難安此實衆論之所同無可疑者但此軍與金陵武昌皆為重任非池江襄陽之比一則財賦積弊久費料理二則歸正雜居不易安存三則地分濶遠並是衝要日朱振又復身故武鋒一軍尚未有人凡此數端若付新建竊恐未享衆論欲望聖慈深軫淵衷少緩旬日審而後行庶得允當

臣以事體重大密具奏知伏乞睿照

諸軍衙兵御筆

七月九日

諸軍衙兵指揮內毋得輒充私役緣衙兵固合當直帥其間至於看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此有少疑却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批諸軍衙兵指揮內疑毋得輒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所及愚本謂看馬荷轎及虞侯六

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差出幹置私事或主
管庄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
不必及此止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
過于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恐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
却恐臨事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捃拾非陛下倚成
兵將之本旨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模臣惟知
歎仰而已今欲乞付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
旨行出伏取聖裁

夏俊弩樣回奏

七月二十三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弩一張極不快便
即容交還夏俊之子伏乞睿照

李棣別具到闕回奏

七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秉義郎李棣令別踏逐差遣謹遵聖訓即
告示本人候別具到闕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郭鈞彭杲文字回奏

七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楊舜卿傳奉聖旨付下郭鈞彭杲文字各

一件謹以祇領續具進呈伏乞睿照

具王卿月所奏及探金中事宜御筆

八月五日

王卿月奏到利害如何卿寫其大略來可寫與時佐
令探河南統軍烏凌噶天賜軍情如何并問天賜終
日所為何事更問金主令宗室將近旅一房往上京
此事果有否

回奏

臣昨蒙聖問王卿月奏到利害大要謂襄陽可以守可

以進取而專言兵少緣是時牛僕無恙故其說與今又是不合臣方籌度欲奏稟間偶直易帥既改除閻世雄則卿月所論復難膠柱臣兩日再三諭世雄以荆鄂本是一家須到鄂州日凡百先與都帥子細商量仍曲盡事長之禮務要用心為國緩急首尾相應必無不濟更俟數日參酌卿月文字續具奏稟次烏凌噶天賜軍情并其所為與夫金主令宗室將近旅一房往上京等事容臣一面作書與時佐探問伏乞睿照

察劉瑞仁御筆

八月七日

御史劉瑞仁觀其無驕氣與應對言語磊落否續奏
來

回奏

臣適遵聖訓喚劉瑞仁相見全無驕氣應對言語雖無
文采却不山野頗磊落問曾隨盍經入國作上節伏乞
睿照

時佐探報回奏

八月二十二日

臣伏準內侍闕禮傳奉聖旨付下時佐探報金主支散
上京年七十以上人奉札一件臣以祇領訖伏乞睿照

奏金星已過躔度

九月九日

臣連日與三省言陛下聖德冠乎百王星文必不示異
既而昏度皆陰畧無所覩昨日仰蒙聖諭臣未敢拜賀
者蓋初七夜雖約已過然金行遲緩相去猶近夜來不
復陰雨今晚已在一度之外矣臣通夕欣慶幾於忘寐
謹附此叙爵躍之情伏乞睿照

權收刺殿司子弟御筆 九月二十日

聞殿前司子弟欲要收刺緣未得指揮遂結集欲攔
宰相下狀今來與權收刺一次同指揮付御此却繳
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寶批招刺殿前司子弟即已施行所有御筆
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張子習差遣回奏 十一月十六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張子習乞差遣文字臣謹遵聖訓來
早契勘將上伏乞睿照

蕭哲伯陳乞回奏 九月二十六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蕭哲伯陳乞趙善
蘊添差文字一件謹已祇領來日將上伏乞睿照

興州具奏

三月三日發當月
十八日遞到興州

一合取要地無踰長安鳳翔德順若取鳳翔則出師鳳
州散關若取秦州德順則出成州阜郊又金州之師

可出上津進取商虢以窺長安但敵之虛實今未可
預定以臣管見雖將來一路當先出亦須三路俱進
以為之

一金自用兵以來前後犯蜀皆由鳳翔秦州兩路鳳翔
之兵經寶雞和尚原隴右之兵經秦州若破寶雞和
尚原便可進援鳳翔因糧進取長安若破秦州即可
直據德順則涇原熙河秦鳳三路皆為我有

一敵或為恃五路糧食深溝高壘以不戰屈我當此時

止可固守原堡然後設方畧攻其所必救以致敵
一敵中平日無事兵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熙河涇
原三路屯兵極少今我兵出戍彼已不疑若以更戍
為名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止三十里
一日可得既得秦州至德順才二百五十里五日可
復彼鳳翔雖覺事已濟矣其餘熙鞏蘭會全無守禦
量遣人兵即可撫定若鳳翔來援可逆擊破之

錄白付吳挺御筆

比覽卿來上關陝地圖奏陳敵兵平昔皆屯長安鳳翔一帶秦鳳涇原熙河三路屯兵極少緩急欲合關外所屯之衆自阜郊直趨秦州次攻德順其餘熙鞏蘭會等州全無金人守禦量遣人馬即可撫定若敵兵來援當逆擊破之以若卿言恐異日未為得計尋檢會吳璘王之望所奏前後累章備見辛巳出師秦州德順舍重取輕首尾失據援遼遠幾失川口費我全力竟致無功致令王彥吳拱捨荆襄控扼會兵河池是皆前事之危道

也故轍可復蹈哉今蜀門重兵已隸於卿次則興元次則金州異時卿等當謀會三路之師以竒以正進則攻取敵兵要害之地守則以固我襟帶之衝卿更宜審取良謀勉思成績勿以向時一時之誤不為後事之戒

興元彭杲奏

臣三月十六日未時準三月三日元字號御筆將來敵人云云

一臣所管關隘自洋至鳳向北一帶諸谷多有小路通

彼界上須輕兵把截惟大散關是出師正路宜以重
兵守之以張聲勢其大散之前最緊無如和尚原若
攻之恐費兵力臣欲揚聲取原實以奇兵西出驀關
取大蟲領東出隅芽關取五丈原下瞰鳳翔出兵夾
擊其糧道則和尚原兵必解然後占據次圖進取

一鳳翔金人重地乃五路腹心和尚原之兵既解臣當
徑取鳳翔會兩路兵取秦隴金州兵取商虢又須令
金州軍馬以重兵取大慶關及潼關中斷敵之來路

以使其聲援隔絕可取關中

一攻守糧食為先計辦以新易陳

錄白付彭杲御筆

比覽卿奏欲以輕兵守南山諸谷以重兵駐大散關張聲勢取和尚原奇兵就興元地分出武休關隔茅關趨斜谷取五丈原瞰鳳翔出兵夾擊今照得卿之屯所正係南山一帶形勢與吳挺協謀熟議迭分奇正兩軍犄角以戰以守無失機變務收全效無如辛

己之舉互捨私嫌不為國計勞師無功竟貽後悔卿更宜無情忠勤益修戎備勉圖異日之效

金州傅鈞奏

三月十四日未時收三月三日金字牌三路之兵敵常以興州為重若伺其兵糧未集先出大散關奪彼之氣必須駭懼臣謂興州兵可于鳳州先出據和尚原取寶雞下瞰鳳翔彼必以重兵與興州兵相綴然後以興元之師直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

出七盤與興元之兵合勢伺隙長安中原必有豪傑
為應當以重賞高爵悅其心分彼之勢間遣奇兵據
潼關取陝州燒大慶橋絕東西往來之路然三路亦
須首尾相援

錄白傳鈞御筆

比覽卿奏敵之巢穴不過鳳翔長安此為合取要地
敵人必以重兵與興州之兵相綴然後興元之師直
出駱谷子午谷金州軍馬由商於出七盤與興元之

兵兩軍合勢伺隙進取卿令所隸邊面連亘南山諸
谷出奇應變皆得便利異時有警正欲首取商於之
地分據要害徑圖關中固宜與興元之兵連營合勢
審處事機併力攻取卿與彭杲義先協和同心比議
益思長策共濟公家

付下蜀中三帥劄子并錄白御筆回奏
十一月
二十日

臣伏準內侍鄭邦憲傳奉聖旨付下吳挺彭杲傳鈞三

秦并騰錄御筆各一件臣伏讀再三仰見睿謨經遠策
勵將帥明見萬里之外不勝懼忭嘆仰之至其前件文
字六道並復繳進臣嘗面奏乞諭三帥令時以探報事
及區處之方奏聞不惟使之常常留意亦可觀其隨事
經畫如合聖意更乞繼此戒飭之伏乞睿照

郭鈞等文字回奏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伏蒙付下郭鈞雷世賢蔡戡文字三件謹已祇領續
具進呈伏乞睿照

折價文字回奏 十二月七日

臣等伏準聖旨付下吳挺奏諸軍折價文字謹已祇領候將來挺具到細帳即稟聽處分伏乞睿照

鎮江多槩船回奏 十二月十二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錢糧臣奏鎮江修多槩戰船錢文字一件臣已祇領續具稟奏

與王希呂咨目

所奏合肥不可不守五說甚詳昨來郭鈞亦欲移所部

兵專任此責非忠誠慷慨不擇險易安能體國如此聖
上極深嘉歎但有曲折尚當詳議合肥地當四衝別無
險阻可恃須宿重兵乃能堅壁倘虜以一軍綴我城守
而從輕騎深入則和州孤城何以自立而雷世賢在定
山獨受大敵亦豈萬全之策前書所以詢及民兵萬弩
手山水寨等正欲帥師糾合諸頭項人兵獨當一面
兩淮之藩籬却令郭鈞駐和州雷世雄駐定山互為聲
援乃無踈虞今所乞正軍二萬人兩司必難盡輟若共

遣若干人馬為根本而帥司參以民兵弩手本州効用
軍兵及沿淮忠義人等分地而守似為上策但不知今
年所教民兵已置籍否其決可用者幾人一路弩手千
七百人緩急便可點集否預行收集又恐張皇其他効
用并所招軍兵共有幾人沿海忠義臨時約可得幾何
均宜速疾詳具以聞續當奏稟行下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傅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奉詔錄三

宋 周必大 撰

薛直繳進文字回奏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內侍鄭大亨傳奉聖旨付下步軍統領薛直繳進馬政及京東海陸形勝預備等七事容臣子細詳看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延璽殺降御筆

二月初八日

朱安國論延璽卿來早詳奏殺降一節事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臣詳奏延璽殺降事臣適準再付下朱安國文字已取索延璽元奏誅賊細數來早進呈伏乞
睿照

批付朱安國御筆 二月十二日

覽所上二章具悉但延璽初約姜大老等盡數出降擒獲者死投降者生其餘黨不即出降雖搜捕稍速

然非已降之人延置不過欲絕後患耳况湖廣頻有盜賊若不以功揜過則將何以懲勸故茲劄示宜體此懷欲以此批付朱安國卿更詳看或有不當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付下朱安國文字并聖訓諄諄形于親劄既欲開釋言者之惑又將保全立功之人不鄙下臣復令詳看大公至正毋固毋我甚盛之德孰不嘆服但安

國察章諄諄專指言延璽殺降而已臣竊聽衆論或以其說為過或以其說為然蓋由在朝之士無由盡見本未安國所以謂璽有過無功今遽頒以功揜過之詔則恐安國未喻深指彈文繼上却難區處臣意欲以其二章下璽具析璽必能鋪陳本末以解衆疑如此則既彰陛下聽言之公抑不失好生之意璽之被賞亦可安矣或此說未當則節假以前陳賈合對望以劄示曲折與賈商量令宣諭安國庶幾泯然無迹事體甚順臣既蒙

聖問輒貢愚衷尚或不然更俟進止所有御批不敢輒
留謹同繳進伏乞睿照

乞與金陵副都統閻仲賜帶并初除諸路都副
統制未陞朝者陞朝武臣郡守未陞朝許繫

紅鞵 二月十九日

臣昨日妄奏閻仲階官方是保義郎蓋欲于稱謂之間
稍加別異方陛下愛惜爵賞專待有功無故加轉誠為
僥倖臣故不敢復言退而思之尚有愚慮今具下項

一閭仲向來必經宣引未審曾賜帶否今建康軍中統制官如李簡輩比已經賜其他則往往是大使臣例服紅鞞萬一仲未經賜則黑鞞角帶反在諸統制之下若聖意因其陞辭特加賜予則於遷轉無損而佩服有光未審聖意以為然否

一臣竊見文臣官小而除侍從例轉通直郎蓋欲其升朝也今諸路都副統制人數不多陛下寵遇之禮實均侍從若他日出自聖意批降指揮今後除授而官

未至上升朝者即與升朝竊計被此恩數必無甚多而乃畧寓均一文武之意此乃後圖今固未可敢因密啟就瀆宸聽

右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貼黃今文臣小京官纔為通判便借緋魚而武臣小使臣雖為郡守亦止黑鞞角帶今若未欲遽賜閭仲金帶不可降指揮武臣未升朝任知州軍副都統者許服紅鞞否更乞聖慈付有司討論施行

奉御批卿奏甚當都副統制便帶升朝官可便是間
仲始可擬指揮來知州借紅鞵帶亦可擬指揮來間
俟朝辭曰賜金帶

擬都副統制陞朝武臣紅鞵指揮

應除授在外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副都統制如階官
未至陞朝者與帶陞朝官

應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可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
許權繫紅鞵角帶候回日依舊

回奏

臣恭準御批令擬兩項指揮謹具別紙所以不言自間仲始者蓋既無今後兩字則仲便當應格所屬自合施行矣今內外諸軍人數極不為少正緣冗占太多其弊非一俟將上詳稟聖訓伏乞睿照

鄭興裔揚帥御筆

二月二十七日

揚州闕帥鄭興裔似堪其任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批鄭興裔堪任揚帥臣觀其人累歷監司于職事不為苟且誠如聖諭伏乞睿照

繳進蜀中指揮御批

三月十一日

四川總領傅鈞彭杲指揮忘記留中却繳進入

回奏

臣早來伏覩再降下彭杲等書藁既別無處分并吳挺旨並未敢修寫欲俟十三日稟者今準御筆謹用繳進並有鎮江以酒庫分在諸軍一事聞逐軍極費支吾具

在別奏乞紓聖慮別聽進止

與吳挺

得旨都統所奏欲將舊請折米價九引八引之人添作
十引每歲計增錢引八萬四千三十餘道却將倍給七
十六人添支九十三人使司例三百五十八人三項每
歲多請八萬五千餘道對補其數既使軍中請給均平
又免總所驟添財賦自非仰念國計下恤軍士誰能及
此便可降旨施行緣興元金州諸軍折估亦用十三四

州軍則例已密令馮憲傳鈞彭杲日日取見兩處數目
候到即一體行下免致再有奏請恐都統欲知曲折特
令宣諭

與馮憲傳鈞彭杲

得旨聞蜀中諸軍折估銀米一項見用十餘州軍則例
勘請其少者折價九引八引而多者却至十二引參差
不齊深以為念見今多者更不裁減外欲將少者一例
添十引今後所招軍兵並以此為率庶幾恩及將士無

不均之患只恐總領所財賦有限先當約度所添錢數
就降處分除興州軍已曾取見數目外其金州興元兩
處可密切紐筭月糧一項見用幾州軍折估則例內八
引九引者幾人十引者幾人十一引十二引者幾人速
開具奏聞

論鎮江財賦

三月十一日

臣久聞鎮江軍中財用匱乏甚於他處程安道屢曾援
例乞借鹽本不敢將上又詢訪得本軍有十酒庫向來

都統司自行措置用則利息為統制官以下供給之費
後來主帥均與諸軍使自措置却將應干支費並令管
認既闕本柄不免于舖戶及都統司總領所借鈔起債
每月固已剋除利息及置發賣又多虧折緣此本利俱
少將佐既乏供給或至黃綠剝剝士卒嘗詢問業者為
總領及郭棣為鎮江帥時未曾如此軍中大不以為便
臣又問得金陵諸軍酒庫皆是總司抱認所以軍中無
此一項弊事夫統制官專以訓練為職豈能人人理財

其間巧作名色多占破人亦起于此臣欲乞批付吳琚
翟安道令同共相度檢照數年來因何改革今當如何
措置候有成說然後施行更乞聖慈詳酌可否即擊軍
政不敢不奏

奉御批可依所奏疾速批問

付下吳挺書草回奏 三月十一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與吳挺咨日本即便修寫先付其來
人所有批問鎮江酒庫事容臣十三日具稿進呈伏乞

寶照

因見鎮江府諸軍隊牌奏窠占六千餘人已令翟安
道具細數適已付樞密院將上卿須痛加裁減庶幾
不虛占軍籍如一項兵官下白直五百餘人自合差
入隊人充今來却作占破此最為不當

付下翟安道文字回奏

三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翟安道繳進應管人數文字一件謹
已祇領其前日多差白直等人數昨因閻世雄初赴襄

陽曾恭稟睿訓令裁減冗占後來世雄奏到減下一二千人今欲候奏事日別具進呈乞明指不虛破之數徧論主帥使之自行裁減聞奏庶幾曲盡事理伏乞睿照

論秦嵩田世雄兩易交割

三月二十五日

臣適觀御封付下留正王渥奏令秦嵩田世雄兩易其任甚為允當已奉御筆依除一面施行外緣有二事合奏審今具下項

一兩處皆是邊要兩人皆是郡守依條交割起發

今來未審令各人面牒州事與通判惟復別差人時
暫往權

一金州極邊屯駐軍馬偶然都統制傅鈞抱病軍中止
有統制官三人內右軍張良臣偶然去年十二月奉
御筆點赴審察今正在路本軍惟存兩人前軍樊照
見年七十一歲中軍盧協節去年五月曾到行在人
才亦平平升權統制為日尚淺皆恐未可倚仗而李
思孝自鄂赴台復自此往計須數月方能到彼萬一

傅鈞或有事故即此數月間帥守全闕不可不慮
右欲乞聖慈先紓宸慮庶幾來早朝殿可以恭聽處分
伏乞睿照

奏留正欲與田世雄轉官

三月二十六日

臣已得旨擬催促田世雄赴黎州並委監司暫權金州
只候來早進呈偶得留正劄子說欲與田世雄轉官之
類未審聖意以為然否併候來早恭聽處分合先具奏
知留正劄子却乞付出

宣示田世卿等御筆 四月一日

今有誡諭田世卿並問郭鈞教閱人數不同親劄錄
白宣示卿等

錄白親劄付郭鈞

建康府駐劄諸軍今年三月二十二日教閱人隊披
帶官軍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人戰馬二千匹按本
司兵帳見管兵四萬六千二百九十六人馬六千三
百七十匹數目大段不同可從實開具因依聞奏

錄白親劄付田世卿

朕念卿才畧嘗任爪牙備見宣力再付總戎之寄於
要衝之地委寄之重卿當體朕至懷凡選任施為之
間務從公道毋徇人情副朕親擢之意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戒諭田世卿並問郭鈞教閱人數
不同親劄仰惟陛下垂意方面明于知人用其所長警
其所短漢高御將又何加焉至于軍旅奏報一經聖覽

率皆推見同異究其端由漢宣總覈何以過此臣等捧讀再三無任歎仰欣幸之至謹具奏謝伏乞睿照

付閻仲御劄

四月十六日

朕惟將帥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己而自用故下有沉抑之歎而上無勝算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揜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成效則皆主帥之功也昔趙奢解閼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諫者死及許歷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卒敗秦師奢為封

君與廉頗同位何害焉卿以奢為法毋蹈前弊用副
注委已嘗面諭此意故茲親劄宜體至懷

達實契丹興兵御筆

四月二十一日

覩盱眙報達實契丹欲興兵事若無則已或果有之
在我安得坐視他日我若徑舉兵則違誓約若因釁
則將何以為辭卿須深謀遠圖俟數日奏來卿以此
密示郭棣同議之候回奏同繳進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報達實契丹事容臣二十三日約郭
棣商議同御筆繳進伏乞睿照

繳二十一日御筆奏

四月二十三日

臣昨蒙御筆連日伏而思之若彼果有釁臨時不患無
說所急者在於間探精審適約郭棣相見問其所遣之
人云約五月回盱眙昨遣黃政亦恐晚有耗楚州羊家
寨探報比他處似或可信若諸處泰合自當別具奏稟
其付下宸翰謹先具繳進伏乞睿照

宣示付吳挺御筆

四月二十三日

近得邊報達實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
卿可分遣間探明斥堠以訶其實若所傳虛誕切不可妄動果或有之機會似不可失宜遣文武兼備之人與之會議毋使常材庶使一見信服事可有濟然此皆傳聞卿更審察事宜貴於詳密以副朕懷故茲親劄想宜知悉

付留正御筆

近得邊報違實契丹假道夏國侵犯金人未知然否
已親劄付挺使之分遣間探明斥堠以詞其實若所
傳虛誕止事可有濟皆同卿可與挺密議詳處以副朕懷故
茲劄示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蒙宣示御筆二紙仰見聖明欲乘機會為恢復之
計此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也然臣等尚有千
一之慮欲俟來早面取進止所有庚牌望少留一日伏

乞睿照

付趙汝誼劄子

四月二十七日

臣伏見金陵都統司中軍統制官李簡見為公事都
統司已差保義郎右軍統領權左軍統制劉忠管幹
上件職事竊緣劉忠者才藝無聞資歷又淺徒以巧
於讒譖叩躡陞進今又移差中軍事權益重欲望睿
斷于三衙官兵內差撥一員前來管幹中軍統制官
職事庶幾少安士卒之心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趙汝誼奏劄往者固嘗奏知郭鈞為性剛簡多與文臣情意不通自梁師雄被召即曾奏乞早差副貳自聖明選差閭仲中外皆為允當近者趙汝誼到闕因相見大抵語意力主雷世賢而不喜郭鈞衆所共知亦有朝士勸其平心者然克己毋我自是聖賢事業汝誼豈能行此昨日臣所以乞與李簡降官離軍差遣正謂汝誼此舉失當欲稍調護之耳陛下令降官

放罷此大公至正之理也今汝誼密奏劉忠不可用乞
睿斷差統制官前去如此奏陳初無形迹却為得體其
劉忠為人臣不及知或是郭鈞偏信亦或有之今若自
此移一員去既出聖旨郭鈞等安敢以為疑但恐由內
而外頗似左遷若于統領官升遷遣去則彼一軍之人
必謂我軍豈無可用之將何必煩三衙差人前來在常
情或以為耻此非為鈞等計也臣有愚見輒就奏稟去
夏建康左軍統制官李浩因郭剛身故在客位與統領

闕再興喧爭得旨降兩官充統領今若作念咎及基與
牽復中軍統制填李簡闕則上下自然無詞而汝誼所
奏亦已施行足彰聽信之公似為兩得况李浩頗有聲
于行伍當時所坐不緣賍私而又兩官未復猶足示懲
未審聖意以為然否汝誼元奏謹同繳進伏乞睿照或
未欲牽復李浩即且令權統制以責後效並乞聖裁

御批依奏

許浦海船置舵師回奏

同日

臣伏準御批付下錢良臣奏鎮江許浦海船合置舵師
事令臣條具將上臣向來嘗奏鎮江船多而人少恐緩
急闕誤今須專責本軍別揀水軍一項如統制將佐皆
選諳識海道之人乃可為用前日所以起福建人船來
許浦者正以其船及舵師皆牢壯諳熟所有官中舟船
久在岸下雖逐旋補葺終是少得堅壯止有橫江耳尚
容逐旋條具稟旨伏乞睿照

盱眙傳聞御筆

昨日見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絕契丹此事甚為可駭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盱眙傳聞金國以八千勦絕契丹大抵敵人多詐是特揚此聲以安人心旦夕吳挺處金字牌回可知端的伏乞睿照

付下榮茂宗進狀回奏

四月二十八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榮茂宗進狀一件謹已祇領續稟進

止伏乞睿照

王德探事御筆

五月四日

近日將玉爵來者王德卿可令往北界探事許以補
官續次令赴東華門祇候欲賜錢帛仍令疾速往回

回奏

臣伏準御筆欲令王德往北界探事容臣一面呼來諭
以聖意但携玉爵而歸乃乾道年間恐歲月已久未必
有脚引之類可以使用俟問得子細即續具奏伏乞睿

照

審問王德奏 五月六日

臣適呼王德畧諭聖意果云元是乾道九年到北方今彼界增置擺鋪仍添合同須就盱眙經營日月乃可得之以此往回恐不能速其人今年六十頗似誠實但耳微覺重聽不知幾日令就東華門祇候伏乞聖裁

于斌間探奏 六月六日

臣伏蒙聖慈差人傳旨押孫應相見已向昨日安豐軍

咨目分付訖其年稍高恐未必能深入近有一士人薦
鎮江前軍第二將訓練官于斌年五十二潞州人知書
有膽畧可充間探臣未敢輕信欲作書與吳玘翟安道
先令物色如果有可取即令畧赴密院稟議伏取進止

付下吳挺劄子回奏

六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關禮傳有聖旨付下吳挺回奏正緣前日
御筆諭曲盡事宜在挺安敢鹵莽回報况挺世將深沉
非如他人輕信道路之言者臣所以屢奏須俟挺處消

息想繼此續有奏牘伏乞睿照

黃政告身回奏

六月二十一日

臣伏準內侍張思溫傳奉聖旨黃政權差往盱眙軍幹
事本人轉官告命候回程日給付臣謹已遵稟一面收
下候本人回稟旨給付伏乞睿照

習右射御筆

七月六日

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見用軟弓
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依此劄下江西四川

諸軍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軍見習左射人今後住教止習右射將
見用軟弓日下拘收別給散合格斗力弓即已遵稟劄
下江西四川諸軍伏乞睿照

繳留正書奏

七月七日

臣早蒙聖諭諾爾結事今節到始末具在別紙並臣昨
以所降指揮有曲折不可明言者遂以私書諭留正使

之過為隄備所得回書本不敢進呈既蒙宣問恐宸衷欲知其詳輒同繳進庶幾清閱之燕可以詳覽恭俟降下別擬指揮或以咨目再三丁寧留正伏取聖裁

付下留正書回奏

七月九日

臣伏準內侍闈禮傳奉聖旨付下留正回書等二件並已恭領臣昨蒙宣諭再以書丁寧留正見今具草俟十一日進呈畢修寫發行伏乞睿照

付趙汝愚御筆

汝愚奏劄在後同日

覽卿奏劄言向者地震之異而福建尤甚詞意懇切
足見愛君之心卿於本路凡守令贓汙而法外誅求
兵官庸謬而非理掊刻皆當早聞達而更易之至於
盜賊結連亦當防其牙孽預捕獲之若此數事更宜
廣布耳目微則易治蔓則難除卿所知也卿既任一
道之寄而聞見如此尤宜加意以寬顧憂故茲劄示
當體至懷

汝愚奏劄

節文

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良久方定浙江
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綿亘數千里同時
俱震此為變異非常小伏見景佑熙寧及太上皇帝
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羣臣言事若聖意勿欲
張皇顯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祇以手詔詢問
闕失

同兩參回奏

臣伏蒙聖慈宣示汝愚奏劄並所賜御筆臣等並已伏

讀訖汝愚身備侍從職在典藩因事告獻仰動天聽重
煩宸翰告戒諄諄慮遠聽言益昭聖德臣等無任歎仰
之至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統制推恩等御筆

七月十一日

已引對統制數人欲與推恩可擬指揮來日將上內
侍封贈等內降指揮可繳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已引對統制官數人令擬指揮推恩臣謹

已遵稟來日將上所有內降內侍封贈等指揮恭依聖訓繳進伏乞睿照

延璽叙官張德元轉官御筆

七月十三日

洪邁奉二件以盜賊為慮今又用親劄戒諭汝愚延璽專以寇盜為備但恐延璽懲近日之事緩急不甚用力若或以捕賊有勞與叙復元官如何

歸正統領張德元已七十餘歲磨勘不行止欠一官身後致仕可蔭其子作甚道理可與轉得此一官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下詢延璽叙復及張德元轉官事已一面商量作一道理來早稟旨伏乞睿照

擇人替盛雄飛御筆

七月十五日

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
回奏

臣伏準御筆盛雄飛見勘不可久闕兵官令郭棣疾速選人前去臣昨日已傳聖旨諭郭棣連日又曾催促郭

棣云選得一名見在平江牧放已令呼喚旦夕便到容
臣更促棣即便發遣伏乞睿照

張元政左翼軍統領奏

七月十五日

臣等據殿前司申乞差張元政充左翼軍統領元申並
擬到指揮謹具繳連進入恭候批降即令來日起發伏
取進止

奉御批卿等可當面戒諭管衆務在寬猛合宜毋得
掎刻士卒如有違戾重作施行令具知委聞奏訖遣

行

問虞允恭御筆

七月十八日

未有官司關報如何據承局說輒舉哀素服

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高震奏允恭事乃與前日不同既止因承局口說豈有不俟朝省公文便如此大作禮數竊恐其父子間別有曲折數日後想接續報來伏乞睿照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

奉詔錄四

宋 周必大 撰

衙官請給御筆

淳熙十二年八月三日係太常少卿朱時敏輪對奏劄之後

此事可以措置否或用拍試便破衙官請給則每人各天支若干錢密具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旨付下朱時敏奏劄理會諸軍蔭補有官子

弟從軍拍試弓馬支破衙官請給令臣密具添支錢物
及可以措置否臣近嘗密奏乞嚴立拍試事藝之格專
待勁勇之士蓋欲收拾人才作成士氣既備緩急亦儲
將材所謂有官效用固已在其中矣今若專放有官之
人利害甚多所以自淳熙元年正月二十八日指揮放
支參部臣今畧具下項

一紹興間諸軍多因行陣立功有左武隊武功隊若一
一放行請給何以支吾所以不問高下止支券食錢

一有官子弟而充劾用必是父祖見為將佐稍有勢力
今若拍試放行衙官請給則主帥未必一一盡公定
有請囑之弊恐未能勸示先啟僥倖

一均是戰士有官而事藝高者許其拍試坐享厚俸無
官而事藝高者雖有勇力獨無榮望臣恐悅者寡而
不悅者衆矣

右三事姑陳大槩容臣以數日工夫逐旋因事密尋前
後更改指揮詳究得失續具奏稟免致張皇天下豈有

不可措置之事但恐思慮有所未到爾至如添支錢物若干則又係其官資官高則銜官多官卑則銜官少似難一驟筭併乞睿照

時敏云殿步司止有百七十人其間事藝出衆可以應格者未必及半臣故云悅者寡而欲拍試之法以及諸軍

楊應龍差遣回奏

八月十四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楊應龍差遣文字恭候十六日將上

稟旨伏乞睿照

胡斌居住回奏

八月二十九日

臣伏準御劄付下錢良臣文字二件令擬胡斌居住指
揮臣欲就今早降出錢良臣按會作勘會胡斌已降指
揮降兩官放罷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胡斌令隆興府
居住蓋處以二浙州軍則恐良臣疑其太近江東州軍
又本路惟隆興帥府得遠近之中如合聖意即便擬入
其文字二件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蔡必勝接送伴御筆九月四日

蔡必勝人材舉止堪充接送伴等職事却緣赴上在
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蔡必勝人材舉止堪充接送伴等却緣赴
上在十二月間有此相妨當作如何那融臣契勘必勝
闕雖在十二月若欲使令不過遲赴數月自來固有闕
到踰半年而赴者既見任自有太守似亦無害不然如

蘄州闕止一年餘必勝若蒙親擢足為終身之榮豈應許此年歲間闕二者更在聖裁

繳鄂州文字奏

臣等適蒙聖問鄂州文字緣字畫太草又多塗抹兼恐或有愛憎語言過當未敢繳進既蒙宣諭謹以封入大槩只是賈偉之說但稍詳脩臣等所以奉乞採擇戒諭者正欲稍存事體爾若陛下先令郭棣於家書中密傳聖訓亦無不可然須將賈偉奏劄一就付下併取進止

施行鄂軍御筆

九月九日

鄂軍之政必須先作一施行或令具析或令統領並
趙雄體究可擬指揮來然後節略二三事宣示其兄
隨州信陽事亦宜體問

回奏

臣伏準御筆鄂軍必須先作施行或令具析體究可擬
指揮來臣昨日已嘗面奏馭將恐難一律如鎮江庸駕
無耻雖日加詰問不以為辱郭杲蓋非其比必須審而

後行如總領近方叙述其能臣前日進呈劄子是也趙
雄又倚重杲見在荆南築城兼去鄂稍遠不過差官前
去徒成形迹容臣將賈偉劄子大概擬定指揮十一日
進呈徑令具析似為合宜計不爭此三兩日事未審聖
意以為然否節錄示其兄者當同將上其隨州信陽事
續擬體問指揮併俟聖裁

繳進郊祀差官回奏

九月二十日

臣恭稟聖訓繳進前日已點郊祀差官文字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御筆

九月二十二日

朕惟將帥之道要當愛拊士卒與同甘苦故可得其
死力今所聞不然貪汚掊刻勞役不恤如大糶少支
勒令沽酒以至請給稍厚者使掠僦賃守門回易用
脩倍償甚或輕人命以事遊觀若此之類不一而足
致其饑餓愁嘆為國歛怨豈朕所以推轂分間之意
哉卿往在襄沔人多稱道之邇來言者謂卿心迹殊
異朕未欲即以為責然全宥之理恩不可再卿宜悉

革前弊終始如一思委寄之重服訓飭之辭以副朕
懷故茲親劄想宜知悉

回奏

臣等伏蒙聖慈宣示戒諭郭杲御劄仰惟淵謨獨運睿
訓光昭既警其心迹之頓殊復告以全宥之難再恩威
並用駕御合宜臣等稽首諦觀無任欣幸之至謹此奏
謝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札子回奏

十月十六日

臣伏蒙聖訓宣示郭杲回奏其間如統制統領兼管酒庫及循例用軍樂水教鞦韆之類今悉住罷且多引咎之詞蓋緣陛下聖訓深切著明震懼無措自此必能悔過改圖仰副恩宥其後所指三人即臣九月間所謂或有愛憎言語過當者是也臣記得向來曾有指揮諸軍帥不許接見過往官員士人庶幾杜絕干擾似可檢舉施行其郭杲奏劄謹復繳進伏乞睿照

軍中賣酒利害御筆

十月十七日

淮西總領自併酒庫之後于建康軍中有無利害郭
杲近日賣酒比之前官利害如何朕皆未知子細可
奏來

回奏

臣伏蒙聖問建康鄂州軍酒庫利害今具下項

一淮西總領所昨有酒庫軍中亦有之利害相形多寡
相傾所以總領所情願抱認軍中所得利息為供軍
之費却將酒庫併入總領所自為一家本是良策但

每庫全籍監官得人方可稱辦其如吏部差注未必稱職遂畫降指揮選辟後來多緣親舊干求權要囑託所用或非其才往往有所挾持致令職業曠弛今則虧欠甚多屢聞陳乞蠲閣此在建康軍中却全無利害

一鄂州雖有酒庫利息絕少軍中七庫所入頗多然而私酒攬奪課利惟州府乃可以禁戢軍中則不能號令所以前政利息不登消折本柄郭杲首乞禁止蓋

欲易于沽賣然每庫既委各軍兵將督責辦集則上下觀望競欲利多其間或有才力不逮之人日負欠數寧免科抑此所以前官利入微而怨謗不興今日用度足而却致紛紛也

右件如前臣觀所在酒庫利息最厚况軍中所差監官及應干使令多是軍兵不費請給又無諸司分隸錢物故其所得尤厚於州郡而妨廢教閱士心不服亦起於此蓋披堅執銳雖曰不易然彼不怨者知其所當為也

庫中役使未必甚勞然人反云云者使之非其道也近日吳琚至此臣畧問鎮江酒庫若付總領所甚便只恐不容選擇監官却致敗壞琚深以為然不肯承當敢因聖問併叙大畧其他尚須面奏

韓侂胄文字回奏

臣伏準聖旨付下韓侂胄文字一件恭俟後月初三日將上伏乞睿照

彥逾奏賈偉事御筆

十二月三日

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適當具奏
來彥逾劄子却進入

回奏

臣伏準御筆彥逾奏賈偉事不容但已當如何施行為
適當具奏來臣之愚見欲以彥逾所奏明諭三省樞密
院選官一員略加體究未審當否其元奏謹具繳進伏
乞睿照

乞與雷世賢轉官 十二月二十六日

臣茲聞世賢已遂朝辭輒有愚慮謹具奏知世賢自淳熙五年十一月除馬軍都虞侯今跨步六年兩來宿衛大禮比之江上諸帥日月最久未曾推恩若遷副指揮使則太悛不知可與遥刺或轉一官之類以示寵數否臣偶思及此欲因假日出自聖意批出故敢冒昧密啟或陛下留俟他日立功固無不可伏聽聖裁

論權止賀正人使

一臣等竊見北牒云大宋依禮例差定使副緣此間相

去地遠天寒氣冷一行人使往回行役艱難據來歲
賀正旦生辰權止一年而不明言彼此二字竊慮先
辭我使以示委曲而未欲自言彼不遣使似有所待
臣等採之衆論謂當令館伴就驛諭北使云彼既念
使人勤勞權止往賀之禮則彼賀正及生辰之使亦
當權止一年如合聖意即續擬傳諭意旨取裁

一臣等所蒙宣諭欲依例遣賀正接伴此則聖明懷遠
以德非臣等所及但一行官吏頗繁事體萬一及境

而彼使不來于觀聽不無疑惑臣等商量欲就淮南
監司及兵官中選定接伴使副計期量遣國信所合
千人三兩名往彼伺候餘人皆可充代設或彼來固
已有備若其不至亦無所損如合聖意即續具合行
事件取裁

繳內外軍馬分屯更戍等籍

臣等昨嘗奏知欲以見今內外軍馬分屯更戍去處並
諸軍所管戰船數目編類成籍以便一覽今各為一冊

謹具繳進乞賜留中仍今後每半年一次修換進入伏
取聖裁

密院使臣御筆 十二月二十九日

記得密院有一使臣隆興初曾差去軍前下文字不
曾霑少賞卿奏來

回奏

臣以積冒寒氣腰膂痛楚不能起止昨日弗獲仰望清
光犬馬之情方劇瞻戀伏奉御筆記得密院有一使臣

隆興初曾去軍前下文字不曾需少賞卿奏來偶緣歲月稍深容臣續行契勘具奏伏乞睿照

隆興二年冬曾差樞密院使臣秉義郎李彪呂清賈國書等前去盱眙軍奉使投下恐未必是

隆興初軍前幹事入奏

十二月三十日

臣連日不望清光下情無任瞻仰之至昨蒙聖問隆興初遣往軍前使臣披閱案牘除盧仲賢等外又有潘師奭曾往奉使魏杞處其餘止是差往沿邊刺探別不見

得軍前下文字之人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謝謝文字回奏

淳熙十三年正月十二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射射文字一件候奏事日將上稟旨施行伏乞睿照

雷興祖文字回奏

二月十三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雷興祖文字一件候朝殿日面奏臣謹已遵稟伏乞睿照

總管堦墀御筆

二月二十三日

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合與不合堦墀
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諸路武臣總管初到帥府見都總管合與
不合堦墀臣契勘祖宗時極嚴軍法故有一階一級全
歸伏侍之儀之語大畧可見然當時只有沿邊帥臣帶
安撫使而兵官乃有副總管之類如范純粹為陝西運
判暫攝帥事在教場中總管以其非正帥不肯堦墀純

粹欲行軍法蓋恐平時不相下則緩急誤使令耳近來所在不同若帥臣不較禮數亦有不墜墜者往年沈介以侍從為湖南帥亦嘗因此欲治總管其餘諸路臣偶不曾一一詢問蓋舊制除沿邊外近裡諸路帥臣只帶都鈐轄並無總管中興以來帥臣方一例帶安撫使所以各置總管更容討論續具奏稟伏乞睿照

二十四日御批若入教閱固有階級之法前日問卿者為初到府相見之儀續具奏來

回奏

臣再蒙聖問副總管除教閱外初到府見帥臣之儀續具奏來臣細思之別無明文按韓愈送鄭權序言嶺南分五帥而以廣州節度為大府或過四府府帥戎服左右帶刀帕首郊迎大府帥入摠館府帥將趨拜於庭大府帥遜避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彼均是守帥於大府猶講此禮則副總管施之帥臣似未為過但近時除帥少用大僚而副總管却多高官間御前宰執為帥初

到定用此禮侍從則自宣和以後如蔡鞏為浙西帥翟
汝文為浙東帥嘗令總管楊應等日揖於庭當時人以
為過若止初見用此禮既欲重節制之權則與教閱似
難分別臣前奏沈介在湖南欲治總管蓋本於此若是
庶官定不可行矣然今之塔墀自有兩等一則參於庭
其次止是徑趨於階之上帥遣人傳語請循廊然後復
用賓主之禮相見與唐制頗同似亦適中未審聖意以
為然否謹此具奏伏乞睿照

御批前奏

同日

訪聞近日武臣總管初見都總管有令堦墀者卿宜
契勘於條令見行有無該載

回奏

臣昨蒙聖問總管堦墀事正以不見得條令有無該載
又不敢輒行取索故以所聞回奏今未審可令勅令所
檢照供具否其御批謹復繳入伏乞睿照

堦墀條法御筆

二月二十六日

密院有無見行條法卿可討論奏來併進入

回奏

臣恭稟聖訓令密院吏檢尋別無檢行條法謹同御批
進入伏乞睿照

體究鄂軍過當御筆 二月二十九日

聞張抑差屬官姓宋人體究彥逾劄子內事宜今此人
在彼驅磨文歷追人根勘却如此過當如何止絕

回奏

臣伏準御筆張抑體究鄂軍事想是所遣官聞曾有臺
諫論列故驅磨文歷追人過當然舊例止合取索供責
不容擅自根勘計期必以畢事回到潭州其張抑奏狀
今正在路倘欲止絕則慮後時無益於事若候奏到先
次付下足可奏稟商量更取聖裁

賈偉行遣當否回奏

臣伏蒙聖諭賈偉行遣得當否仰惟陛下無私如天凡
所賞罰隨其功罪若賈偉無責布一節則奏禮或過當

亦不必治即張抑所奏如此陛下安得不行採之衆論
率以為當御批謹復繳入伏乞睿照

宣示郭杲御劄回奏

四月二日

臣伏蒙聖慈宣示再付郭杲御劄錄白有以見聖明待
下無私一聽公論御將有道常操至權抑揚之間曲盡
具當臣無任歎仰之至

結約夏國御筆

四月六日其外封
題云付周樞使

欲親書專人付吳挺使人結約夏國若肯放達實契

丹過彼界至陝西許他時策為夏帝彼此用敵國禮
卿思之密奏來亦須先卜之上天

回奏

臣伏準御筆欲令吳挺結約夏國放達實契丹過界他
時用敵國禮亦須先卜之上天事臣仰惟陛下念世仇
之未報思境土之未復規模宏遠夙夜不忘臣輩備位
於茲無以少副任使每切慙負無地措躬但以夏人戎
狄之性自來翻覆乾道中王炎嘗因任令公用帛書通

好隨即密送金人范成大奉使日雍遂出以示之其難保如此結約似未可輕若雍易世親離衆叛天相聖明決有機會頃歲聞平江異人說賀新郎閨啾啾之讖陛下固當省記度其應亦非遠矣不審聖意如何近又蒙宣諭宋通元寶本非年號臣契勘得是太祖皇帝開寶年所鑄之錢其詳載歐陽修歸田錄併乞睿照

鎮江海船置深水舵回奏

四月六日

臣準御批付下鎮江海船增置深水舵文字謹遵聖訓

後日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簽出陞差籍回奏

四月十五日

臣伏準聖旨諸軍將佐陞差籍已將點過者用黃牌簽出臣謹稟聖訓簽訖却進入伏乞睿照

殿步帥推恩御筆

四月二十二日

殿步帥推恩指揮可擬來

回奏

臣恭候聖訓擬到殿步帥推恩指揮伏取聖裁

擬批指

校射鐵簾令下未久殿前諸軍應格者多已令等第推賞郭棣梁師雄訓齊有素可特與轉行一官

韓侯等差遣御筆

五月二十日

韓侯可與一是何差遣緣有葛邲文字可以再除知閣否江州副都統趙永寧遣其子大昌奏事陳利害頗可采欲轉一官擬指揮來

回奏

一臣伏蒙聖諭韓保差遣今福建提刑見闕保屢嘗持節姑以此處之即合便來奏事若稱旨則再除閭門舊物繫在聖裁

一臣伏蒙聖諭江州副都統趙永寧遣其子大昌奏事陳利害頗可采欲與轉一官命擬指揮臣未審聖意是與趙永寧轉官或復與大昌轉官若與永寧則近日修白沙關柵人以為當欲以修創關柵有勞特轉一官蓋主將不必以陳利害為功也或與大昌則欲

云趙大昌陳獻利害可採特轉一官蓋不魯降旨引
對難云奏陳併取聖裁

黃保躬轉官回奏

六月二十五日

臣伏準御批契勘黃保躬該慶壽赦年八十轉行一官
事容臣來日將上稟旨伏乞睿照

諸軍馬軍教閱牧放御筆

七月二日

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牧
放騎習日分遭數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令自鎮江至興州各具諸軍馬軍春冬教閱夏月收放騎習日分遭數奏來臣已遵稟作聖旨札與諸軍伏乞睿照

論臨安乞與巡檢推賞

七月二十五日

臣數日前恭聞聖諭謂臨安巡檢捉獲軍中作鬧子弟有勞欲與推賞臣以事未結絕且天暑不敢詳奏適見張杓云得旨催促保明已行具奏不知其說云何此事

本是三四十無能為之人偶慕臨安招人利物稍厚又與瓜行爭閔氣一時持梃作鬧若果勇健則巡檢司十數羸兵安能擒捕臨安守臣只欲張大其功以示激勸却恐其中言語過當指為盜賊之比文字一出軍中以為憤耻將來却致紛爭兼聞三衙欲禁止子弟不許出營買賣亦似忽遽蓋處事貴於安重乃無後患臣昨曾面奏止緣去年因子弟欲下狀遂得收刺所以今日輒生覬望今或與巡檢推賞後必紛紛欲望聖慈更候一

兩日商量未審可否此意臣亦不曾敢與鈞說伏乞睿
照

當日御批卿深謀遠圖朕意慮所不及也子弟不
許出營無此事正要買賣自此則軍人無說

奏謝獎諭

七月二十六日

臣昨日妄及巡檢推賞事方懼失當伏蒙聖獎震越無
措禁止買賣決知無此偶見或者有此言恐欲如是故
因奏札及之仰勤宣諭祇益戰栗謹此奏謝伏乞睿照

問金孫年月回奏

閏七月二十日

臣昨日已奉聖旨寫與盱眙問金孫生年月日今早偶有使臣彭彬納到文字該載甚詳謹具繳進伏乞睿照

李邦玉請給回奏

八月十三日

臣恭準聖旨付下李邦玉奏乞支請給文字一件臣謹已祇稟來日將上伏乞睿照

淮南北結集人御筆

九月八日

近日聞淮南北有結集人謀作過令郭棣差人物色

之今己人回說恐果有之卿等可問郭棣并所差人

回奏

臣等伏準御批淮南北結集事容臣等恭稟聖訓詢問
郭棣及所遣人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王處久復統領御筆

九月十五日

王權諸子惟處久筋力壯健弓馬便捷兼被責之後
頗能修飭為此與復統領卿等可以朕意宣諭王信
不欲批繳章之後可書行

金國事勢御筆

同日

金孫允中捕賊或致敗北金國與賊兩分其地其勢
當此時我當如何卿等為朕畫計策來

回奏

臣等伏準御筆付下王信駁王處久復統領奏章臣等
即當恭傳聖訓信筆書讀行下適又得盱眙探報方俟
朝殿進呈金孫若敗北與賊兩分其地是天相陛下之
時仰惟沉幾先物經畫必已素定然且下詢臣等以計

策此虞舜好問之德也臣等幸陪帷幄自當竭一得之力仰俾聖略然事大體重若輕易而言恐或少效謹當精思熟慮別具條奏伏乞睿照

繳進敵中事宜等奏

九月某日

臣等適據錢之望申到敵中事宜并前日蒙聖問郭鈞申弩牙文字本俟進呈恭惟聖駕過德壽宮竊恐忽忽敷奏未盡謹具繳進庶經睿覽其脚引并筆墨無足觀者或賜宣取別聽處分

張世興節鉞回奏

十月十六日

臣伏蒙聖問張世興節鉞事按紹興二十六年二月保
康軍承宣使韓公喬授華容之節正是其比若陛下愛
惜名器未欲輕授則欲因其休致而與之或聖慈念舊
則有公喬已行之例二者更在聖裁元奏謹復繳進伏
乞睿照

解帶事體頗輕若別有名則用公喬之例可也或肯
致仕却給全俸無害

王晟添差回奏

十月二十九日

臣伏準聖旨付下王晟添差文字一面契勘候朝殿日
將上伏乞睿照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九